

康
纲
联
著



处女书系
〔小说集〕

老山诞生的歌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 四川
文艺
出版
社

处女书系

CHUNUSHUXI CHUNUSHUXI

老山诞生的歌

康纲联 著

节|系

CHUNUSHUXI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成都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张仁华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老山诞生的歌

作者 康纳联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

1991年8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625

印数 1—3,070 册 字数117千

ISBN7—5411—0719—0/I·663

定价：2.30元

雪里送炭

——序《处女书系》

马 识 途

人们总是喜欢锦上添花，不乐意雪里送炭。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劣根性，或者扩而言之，是不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或者根本无所谓劣根性，这不过是有如植物有趋光性，动物有趋热性一样，本来是世所常见，古今皆然的天之常道，事之常理，人之常情。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人类生存斗争中，便是养成趋炎附势，走热门，赶浪头的性格。所谓宰相门前，车水马龙，在野高人，门庭冷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也。所谓谁管是与非，有奶便是娘，你喊一个万岁，我喊万个万岁是也。

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文坛上，便是捧台上，捧台下，乐意歌颂名家，冷落无名之辈。古今中外文坛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一个人由于自身的努力奋斗，因缘时会，抓住机遇，加上许多偶然的

因素，一篇鸣世，饮誉文坛，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从此便什么也有了。本来是“长安居，大不易”的白居易，写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好诗，刚好又遇上了生有慧眼的顾况，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从此得到各方面的称赞。中外文坛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他们的成就，理应得到赞颂，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发展下来，中外文坛上却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这就是由于那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当了吹鼓手，作了不适当的吹捧。老是那么少数人的名字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老是那么几张面孔出现在文学领奖台上。由于有了名声，各种报刊都来拉稿，门庭若市。写的稿件不一定质量很高，却被抢着登载，真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上了刊物又出书，出了选集，又出文集、近作集之类，只等待死后出全集了。为了研究这些作家，有专著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可以的，但是有什么必要出专书写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呢？相反的，有些后起之秀，寒窗累月，呕心沥血，写出并不坏的作品来，却东投西送，无处收用，稿件如泥牛之海，渺无消息，最好不过收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其中未必没有未被伯乐发现而呻吟在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即使他们也写了一些作品，但是由于他们能为出版社提供的经济效益不高，要出集子就太难了，至于他们上领奖台的机会就更少。反正水平高的作家还活着，他们的名声大，好作品多，每次入选的机会自然比无名之辈要多得多。于是每年上台领奖的熟面孔比生面孔多，也就不足为怪了。有的人领了全国的奖，又领地方的奖，还领刊物、出版社发的奖；领了这个酒厂发的什么杯的奖，又领那个烟厂发的什

么瓶的奖。反正杯、瓶、盘、碟多的是，领个不完。甚至坐在台上发奖的人里有他，转到台下领奖的人里也有他，好不热闹也么哥。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在别人的桂冠上再加几顶桂冠，却不愿给没有上过领奖台而满有资格的后起之秀戴一顶帽子？

我这样说，可能要得罪一些编辑部和一些评委会的专家们，我知道他们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也受了许多人的责备，好象古今中外早已如此，莫奈何的。我借《处女书系》编委会的酒杯浇我的块垒，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我虽无意于上领奖台，却知道编辑部的好恶，会直接影响我的利益，还是就此打住吧。

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竟然出了这样的主意，他们要出一套《处女书系》，专门出作家的第一本书，我知道其中有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作品，年近花甲，却连第一本书也无处出，有的写了很多年文章，想出一本书，因为是无名之辈，求告无门。四川文艺出版社愿意给他们雪里送炭，并且准备赔钱，在当今人欲横流，金钱万能之际，是的，确要有一点气魄的。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专门张罗这件事情，联系作家，筹措款项，到处奔走，也算得是有人心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和王敦贤同志来找我，说起这事，我连声说好，要我写序，我一口就应承了。他们送来的清样，有的我翻了一下，既然叫做作家的第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要求书本都好，我想着的是他们将要从此开头，接着第二本第三本地出下去。我还相信，说不定有的人以这第

一本书作为艰难的万里长征的出发点，将要走上他们自己创作的光辉顶点，甚至其中个别人将成为在四川省、西南以至全国的文坛上闪耀的明星。

我盼望着。

1989.11.于成都

目 录

雪里送炭 马识途 (1)

老山诞生的歌 (1)

镇山“司令” (43)

金科长的家庭秘闻 (56)

女兵与狗 (75)

灼人的白眼 (99)

特别慰问团 (113)

老山诞生的歌

军用机场的铁门刚刚打开，妈妈们眼圈全都红了，本来整齐入场的队伍，突然一下子被她们搅得稀乱。

她们拼命呼唤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挥手告别，“再见”和叮咛的呼声，一个更比一个高。

丽丽妈妈满脸喜色，撇嘴微笑着，挤到丽丽背后，附着她的小耳朵，悄悄地说：

“丽儿，要听老师的话，别惹老师生气。”

“嗯。”

“遇上脏被盖翻转盖，小心惹上虱子。”

“嗯。”

“晚上起夜别走远了，小心踩着地雷。”

“嗯。”

“见着爸爸替妈妈……亲，亲一个。”

“嗯！”

丽丽红着脸儿，一一应着妈妈羞怯地点头。

孩子们笑盈盈地拉扯着入场了。

孩子们激动得战战兢兢地踏上舷梯，好奇地抚摸着机门，朝机舱内挤去。

飞机一离开地面，很快便钻进了云层。

孩子们本想在飞机上观看巍峨秀丽的山峰，蜿蜒的河流，童话般的村庄，蛇藤一样弯曲的公路，蚂蚁一样大小的人群，可由于云的捣乱，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坐在窗边的丽丽，一个小小的人儿，刚满八岁，是全团最幸福的孩子。她不仅可以上前线慰问英雄的叔叔们，而且可以在前线见到她爸爸。

她爸爸也在前线参战。

临行的头天晚上，她妈拿着爸爸的通信地址，托人到军区去给前指的叔叔打了电话，要他们转告她爸爸第二天到前指招待所看她。

爸爸的影子，在丽丽脑海里跳来闪去。

二

丽丽爸爸是个很老的侦察连长，她妈说，她还没出生时，爸爸便是侦察连连长了。小时候，丽丽老是记不清爸爸的模样。他每年只回家一次，她刚和他玩好了，他就走了。

人家的爸爸星期天都把娃娃搭在自行车前面，带进城里玩，就丽丽没爸爸带。她妈妈是饭店里的厨师，每逢节假

日，格外忙，不能带她玩，老叫舅舅领她上公园。

舅舅是个跛子，爱面子，怕人笑，不好意思牵着她一瘸一拐地排队坐车坐船坐飞机，哪里热闹哪里躲，尽带她到公园背阴处去看花看草看石头，看蜻蜓戏水，看蝴蝶打架。真没意思。

那时候，丽丽心里常常盼爸爸。盼爸爸回家，带她上公园坐火车、坐飞机、坐轮船、坐大象鼻子梭梭板、坐小鸭子翘翘板，可她爸爸老不回家。

丽丽爸爸还常常耍赖，一年一次探亲假，总要夏天推秋天，秋天推冬天，冬天推来年。

有一年，入冬了，丽丽的爸爸还没回来，她妈火了，发电报问：“回不回？”她爸爸回电说：“病了。”她妈妈急了，背起她就走，说：“走，丽儿，咱们找你爸爸去，看他哪里病了？”

丽丽和妈妈一起坐火车，转汽车，赶了三天四夜，终于在一个雪花飞舞的山沟里，找到了爸爸的连队。

丽丽的爸爸听说丽丽娘儿俩到了，慌忙从屋子里跑出来迎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笑，眼都睁不开了。

丽丽妈妈心痛地问：“死鬼，你咋啦？”

丽丽爸爸捂着歪嘴笑着说：“嘿嘿，被几个战士给打的。”

“谁这么狠心，把人打成这样？”丽丽妈妈愤怒地说，“你当的啥连长啊，连个战士都打不过？扯根稻草躲着众人吊死算罗！”

屋子里跑出一群叔叔，围着丽丽爸爸妈妈笑。

丽丽爸爸对她妈妈说：“你们来得好，你下厨房教教炊事员，把伙食搞快点，咱们训练任务重，生活调节不好，顿顿白菜豆腐汤，战士们吃不好，身体都垮了。”

丽丽妈妈说：“行。为了你的兵，你不怕脸打青，我也不怕当火头军。”

就这样，丽丽的妈妈每天下厨房，帮助叔叔们煮饭炒菜。

丽丽的爸呢，每天都带丽丽到训练场去看叔叔们赛跑、跳高、跳远、摔跤、打架、翻越障碍。晚上回家还常常趴在床上让丽丽骑马马。

叔叔们也好喜欢好喜欢丽丽哟，给她做木狗木猫木兔。哎，可惜那里没有公园，只有山水牛羊和猪……

不久，部队确定丽丽的爸爸转业了。她爸爸提前休假回家联系工作单位。全家人都为她爸爸的事忙开了。

外公送来了做寿用的茅台酒。

舅舅拿来了结婚用的“红塔山”。

送人的东西摆了一桌子，什么微型收录机啦，高级电子感应打火机啦，弗兰卡自动照相机啦，加上外公送来的酒，舅舅拿来的烟，少说也要装两大包。

送人的东西准备齐后，丽丽妈妈撇嘴笑着对她爸爸说：“开始行动吧，你跟在我屁股后面，我领你去串门。”

“不行。”

“为啥？”

“我不愿象儿子一样跟在婆娘背后，让别人欣赏我婆娘漂亮的脸蛋。”

“那咋办？”

“你跟我背后。”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丽丽爸爸的工作终于联系好了，安排在她妈妈饭店保卫科。

丽丽爸爸乐得走路跳，整天唱“鞋儿破”。

丽丽妈妈喜得逢人笑，整天哼“胖嫂回娘家”。

可是，没乐几天，丽丽的爸爸和妈妈便闹翻了。丽丽的爸爸接到部队要求“紧急归队”的电报。

丽丽爸爸到军区几个老同学家告别，准备归队，知道了“紧急归队”的原因是部队接到了参战命令，回家后便果断地向她妈妈宣布，他不转业了。

丽丽的爸爸妈妈吵了一下午：

“蠢货，别人烧香拜佛都求不着的好机运，你还不要，图啥呢？”

“我苦练了十几年的本事，没排上用场，碰上这个机会咋不想上去试试？”

“你三十几岁的老连长了，有本事还能怎么样？还能试出个啥名堂？”

有本事可以使连队少死人，多打胜仗。弄好了，还有希望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参战一年，回去后说不定就该定军衔了，那时即便转业，也比现在待遇高得多。”

“鬼想钱想多了要挨令牌，银行的票子你背得完？你就不怕把命要掉？”

“命该掉在哪里都会掉，在城里骑自行车，走三十米宽的公路还有被汽车碾死的哩，再说，部队要打仗，闹，也走

不了。”

“不管你咋说，休想让我答应你去。”

“你能管住我？笑话。”

“走着瞧吧！”

.....

丽丽爸爸回部队去了。

丽丽爸爸走后，她妈妈立即给她爸爸的师长、政委去信说：……高铁作风不正，和指导员老婆关系不清，千万别再让他上前线，不然，当心他两人火并。

丽丽外婆知道丽丽妈给部队写了这样一封信，责怪她妈说：“云英啦，你太缺德了，要是指导员知道了，不找高铁拼命？”

丽丽妈说：“妈，你放心，指导员的老婆是我同学，长得象猪八戒的妹。说她和高铁有关系，鬼都不相信，只有领导才会担心出问题。”

三

不知道是丽丽妈的信师长、政委没收到，还是收到了没在意，丽丽爸爸没转业，来信说，上级批准了，他留队，上前线。部队开往南疆前，丽丽爸爸打前站，先回到了市里，负责搞转运。

那期间，丽丽爸爸和妈妈和好了。人们知道，那是她外婆教好她妈妈的。

丽丽外婆说：“云英，不管心里多生气，也要对他热乎

些，别让他心情不高兴，背着包袱上前线。”

丽丽妈妈泪汪汪的默默点头。

丽丽爸爸每天回家，她妈妈都陪他玩得很晚很晚。丽丽想和他们一起玩，她妈说：“不行，八点半钟按时睡觉，不然明天上学没精神。”

丽丽心里嘀咕：人家玩怕没精神，他们玩就有精神，他们是怎么玩的呢？她怀着好奇的心情，每天晚上钻进被窝，都眯着眼偷看爸爸妈妈玩：

两人紧挨着坐在电视机前。

爸爸给妈妈削梨，妈妈给爸爸倒水。

爸爸给妈妈拿糖，妈妈给爸爸递烟。

妈妈把咬过的梨递到爸爸的手上。

爸爸把剥开的糖放进妈妈嘴里。

.....

爸爸上前线的头天晚上，丽丽睡不着，心里想到爸爸要到南方很远很远的地方打仗去，要很久很久才回来，就想哭，就想躺在爸爸怀里，让他抚摸着她的小辫，慢悠悠地讲《365夜》。

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

丽丽轻轻掀开被角，眯着眼睛觑爸爸妈妈。

丽丽妈妈忙着替她爸爸收拾行李，把好吃的糖块一个劲往她爸爸手提箱里塞，还把送礼剩下的两条“红塔山”也装了进去。

丽丽爸爸不要，说：“亲爱的，别装了。糖块留给女儿吃，烟留给她外公抽吧，听说前边什么都不缺，物资供应搞

得相当好。”

丽丽妈生气了：“叫你带上就带上吧，战区再好，哪有家里方便？”

丽丽也想叫爸爸把外婆给她买的“大白兔”奶糖带上，可她不敢醒，她怕妈妈骂她，仍然装睡，眯眼看他们收检，她有点儿恨爸爸，爸爸这么狠心，怎么抛下妈妈和丽丽要走呢？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妈妈便把丽丽叫起来，替她穿好太空服，扎好小辫、蝴蝶结，眼圈红红的，带丽丽去火车站送爸爸。

丽丽爸爸头戴解放帽（这时本来已换大檐帽，前线规定不能带）身穿绿军装，脚蹬黑皮鞋，挺精神挺精神的，挺威风挺威风的。

他们走进车站。这是货站，站台上没有多少人，稀稀拉拉地站着几位爷爷奶奶和阿姨。看样子，他们也是来车站送亲人的。送人的大都红着眼，被送的大都板着脸。有几个阿姨和奶奶还背过身，假装擦眼偷偷哭泣。

轨道上停着一列崭新的列车，前面是客车厢，后面是平板车厢，上面露天停放着一辆辆油漆闪亮的大炮车，炮车前后轮子全用长条木方卡钉在光板车厢上。

天，雾濛濛的下着小雨。丽丽爸爸趁和丽丽说话的机会，在她妈妈脸上贴了贴，紧紧捏着她妈妈和丽丽的手说：

“回去吧，我会回来的！”说完，便转身冒雨朝车上走去。

列车发出“快走”“快走”的滚动声，象长龙一样，慢慢向前游去。

丽丽爸爸和叔叔们冒雨从窗户上伸出头，向他们使劲挥手告别。

丽丽爸爸使劲挥手朝她喊：“丽丽再见！”

丽丽噘着小嘴，两眼狠狠瞪着爸爸，心里恨他：“你走吧，臭爸爸！”

丽丽妈妈见她不招手，急忙抱起她追着火车跑，轻轻拍着她的屁股催促说：“丽丽，快，快给爸爸再见！”

丽丽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附着妈妈耳朵抽泣说：“爸爸是……是坏蛋，我不给他再见！”

后来丽丽原谅和理解爸爸了。

丽丽好恨好恨她自己不懂事哟！

丽丽渴望尽快再见到爸爸，亲热爸爸。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她也没见着爸爸，只看见爸爸不断寄来的照片。

丽丽爸爸每个星期都来一封信，每封信里都装着一张彩色照片。

丽丽望着爸爸照片笑，妈妈望着爸爸照片撇嘴，爸爸的照片望着丽丽和妈妈瞪眼。

暑假里，丽丽爸爸还没回来，她实在等不得了，吵着要爸爸，要妈妈带她去爸爸那儿玩。

丽丽妈妈说：“爸爸这次是在老山打仗，家属不能去。”

丽丽哭了，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打完仗呢？什么时候回来呢？”

丽丽妈妈说：“明年吃樱桃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丽丽不干，说：“那太久了，要是爸爸回不来了怎么